

集部

文忠集卷十三　省齋文藁十三

宋　周必大　撰

策問

家塾策問十二首

易曰損上益下民説無疆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古之人君平居無事則縱侈以傷財一遇兵革則頭會箕斂視斯民流離而弗恤也粤自主上御極躬行敦朴以

先天下內自宫庭所需外暨官吏之奉大而郊祀儀物小而墳燭庭燎凡可約者無不約也惟是醜虜未賓營屯相望遣戍勞還其費有不可得而已者常賦之外未嘗一毫取諸民也既力止羨餘之獻又深懲聚斂之吏間遇水旱憂恤備至宜乎家給人足臻于富庶而豐年樂歲里閭猶未免窮之何為其然也意者惰農尚衆地有遺利與末作者蓄不思務本與風俗侈靡妄用以耗之與州縣奉詔不虔巧為刻剥而耳目之官弗之察與

欲救四弊當有成說夫使民說而百姓足以副吾君慈儉之德亦諸君所宜究心也

夫子之知門弟子七十子之知聖人其亦審矣抑猶有可疑者謂參也魯然一以貫之遽悟忠恕門人欲事有若斷然以為不可參非魯鈍者也謂求也退然季氏富于周公又為之聚斂將代顓臾則贊其動干戈於邦内求非謙退者也豈聖人之抑揚自有深意與抑與其進不保其往與澹臺滅明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

嘆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至家語則又謂羽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而才不充于所望二說蓋相反矣夫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何至于貌哉此夫子知門弟子之可疑者也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欲從佛肸則致惑焉亦可謂介然有守而知聖人者矣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此豈夫子之所屑就而子路猶以告乎若以為野人之語則孟子嘗闢之矣而肯記有命之答乎至如子夏子張子游雖未為深得聖道其智要足以

知其師矣奈何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彼有若固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而敢當其位乎司馬遷陋矣直謂其狀似耳柳宗元又從而寔之尤可嘆也雖然論語二十篇首章記夫子之言而有若論孝弟次之且又子而不名豈當是時門弟子果以其道可尊嘗敬而師之故後世因為是說與此七十子知聖人之可疑者也顧考其理而析其疑

所貴學古者非以其通于今而適于用乎如使觀書者

昧于政事而吏胥得以執其柄學春秋者失其宗旨而是非無以信于人讀易或不若卜筮之専究禮樂或不若工祝之習談詩或不能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經乎經乎其空言乎儒乎儒乎其無用乎聖人所以望後世王者所以育人材必不然矣自漢以来力闢異端惟六經是明設為科目惟通經是用蓋欲收寔材補治道以追三代之萬一也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以儒宗自名者往往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其立大功任大事者則平

時所謂不學少文及刀筆耕牧自奮之士也宣帝闢太子用儒之言殆將有激乎此雖然遂以是而黜儒者則過矣今欲取其文必既其實得其人必獲其用使古今不相遠表裏不相背必有至論顧無靳焉

自古遷都不一無如商者蓋自契至于成湯已八遷而自成湯至于盤庚又五遷焉帝告釐沃其書雖亡意亦語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而已若盤庚三篇則古今告戒臣民未有如是之諄諄也夫民至愚而神茍誠

有以利己何至傲慢從康如此又況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豈無達時變同心德者何待告之以天命曉之以先烈誘之以世勞驅之以刑罰而後諭也周自武王營居洛邑成王之時召公相之周公又營之龜兆既食伻圖以獻可謂常吉之居矣然周未嘗遷都徙居九鼎焉九鼎猶曰國之重器也乃若居商之頑民不亦過乎其告之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頑何畏于彼而待之如此其周也夫違衆而遷毫疑

若不順也而商年以興祈永命于新邑疑若不可易也而周惟以居頑民此皆不可曉也及漢之高祖以布衣得天下當人心未固之時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豈可忽哉然都洛以定特以戍卒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定都大計也微戍卒得毋敗乃公事乎彼蕭曹良平之智獨不足以及此耶此又不可曉也願併聞其説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考之舜典九官皆舜命也呂刑乃三后成功歸之帝堯何耶語

所謂五人者指禹稷契臯陶伯益而不及伯夷呂刑所謂三后者謂伯夷折民惟刑而不及臯陶毋乃相戾乎九官相遜古今以為盛舉夫禹豈不知稷契臯陶不習于治水何以遜為哉至于垂益伯夷嘗遜矣稷契臯陶則否以為申命耶則夔龍乃新命也亦未嘗辭焉辭之為讓則不辭為蔽賢矣其義安在亂臣十人語據泰誓而言也君奭乃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其稱之者至矣彼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之德業亦參考于他經乎太姒之外餘皆無足稱乎鷹揚燮伐股肱王室太公之功過周召矣顧舍此而取彼何也至孟子論堯舜乃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論文王則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其去取又不同矣盍辯其所以然

國以人為強士以多為貴不易之理也方晉文公之伯其威名盛矣彼楚得臣一戰輒敗何能為而文公猶以

為憂及其死而後喜曰莫余毒也已夫一得臣果能毒方興之晉耶衛多君子而獻琲玉帛奔走晉境之不暇僅能自保而已此何理也汲黯在漢位不過九卿于鎮撫國家裁制諸侯初無所與而淮南王獨畏之至為寢不軌之謀其折衝消萌如此及東京之季剛毅之士充滿朝廷或在公府或居要路乃內不能制宦寺外不能弭盜賊徒以身猶國相為存亡而已此又何理也以為一賢足以制難也則得臣非賢也汲黯雖賢而無其位

也以為輔周强國耶則衛不能興漢卒不振矣是必有説願條陳之

人君用臣道同則進之否則退之矣人臣事君道合則從否則去之矣德宗苛刻猜疑而陸贄勸以忠厚誠信德宗好兵與財而陸贄勸以消兵輕利其道可謂冰炭薰蕕矣然置之禁林延登宰席其君無厭逐之意其臣無求去之言何也考之奏議竇參獲罪贄論救甚力至請勿籍録其田宅而肯致參于死乎當時議者多言參

死由贄韓愈贄門生也為贄作傳僅紀德宗怒參之實而不敢明辨其非贄也愈胡不引贄疏以為證耶諸生試求其説與凡贄之論可施于今者併著于篇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自秦滅典籍至漢而易詩書禮春秋復興惟樂遂廢不講學者不過取周官宗伯下篇與夫二戴所記誦習之而已然以班固藝文志考之是禮經非樂經也彼樂自為六家今復微妙而無傳矣夫六經之治天下如四時相須以成歲乃自漢以

來鈌大樂而不求學者亦安之而不復致疑豈理也哉
且士大夫入而在宗廟朝廷退而處閨門鄉黨其朝會
燕饗升降揖遜未嘗斯須去禮也至于樂則竟歲不聞
其聲終身不究其義珩璜琚瑀未嘗施于佩琴瑟鸞和
未嘗接于耳是無故而用有故之制於心安乎今欲博
採經傳襲五為六追韶濩之正聲掃鄭衛之餘習使移
風易俗不為虚語諸君以為如之何而可
錢之弊極于今矣九路置使以鼓鑄為職而歲入不及

舊額之一二議者至謂數泉之廢僅得一泉而官屬俸入吏卒耗蠹殆有甚焉故往者嘗廢其司而領之戸部既以為未安也分命諸道轉運使總之猶以為不專也廢未幾而復復未幾又議廢矣是數者果孰利而孰害孰當而孰否乎且鼓鑄之不充由銅之不繼也昔全蜀之地以鐵為錢以楮為質劑法行之初其孰以為信及百餘年然後公私便之大江以南自樊若水獻言始鑄銅錢前此固嘗用鐵矣今欲兼而行之亦可從否至于

質劑之法戶部葢用之畿內而不能施之于天下夫欲使民信法而行如蜀之安且久固必有經遠之策而正異同之論諸君試為言之毋徒泥古也

古者文武無異轍兵民為一途故戎器可除于安平之時而軍儲自足于耕耘之日粵自科舉分于漢阡陌開于秦衣短後者待逢掖如深仇隸赤籍者以南畝為隣釁離而弗合歷世病之至于本朝深鑒厥弊陳堯洛王嗣宗韓琦范仲淹皆以文儒迭授右列是欲同文武之

轍也淳化咸平中嘗點括鄉丁矣慶歷二年嘗置武勇于河東保捷于陝西矣義勇盛于治平保甲聚于熙豐是又欲一兵民之途也成憲具在其誰不知今邊鄙未寧尤以選將益兵為重議者欲改命近臣使共武服亦既數月乃未聞有稱塞明詔者至于隅官廵社之法比歲行之或以為擾民或以為無益豈時移事異不可記劒于舟乎抑當斷以弗疑不可築室于道乎諸君試考載籍與夫本朝近事可施行者著于篇

有司不為九年之蓄久矣所恃者豐登也今江浙水溢大傷民田議者憂焉請極為來歲之備夫納粟之制屢行猶未足以充軍食賑廩之數有限顧安能均及斯民哉又況巴蜀之粟遠不可漕湖廣之地瘠無所入大江以西七閩以南偏方下土竭力以贍軍國之用亦難矣計臣拱手君相旰食子大夫得不預其憂哉

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又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而孔氏安國釋書之里居亦謂卿大夫致仕居

田里者葢几杖之賜安車之乘大政之咨其為禮異其為賜厚上士中士下士之衆有不容及者矣乃者議臣援天聖皇祐故事請凡内外臣僚年七十而不告歸者止其任子限其祠禄惟以才力擢用與夫侍從以上勿拘此令葢欲勵廉恥抑冗濫也然古卿大夫今侍從以上也今朝議大夫至員外郎古士也古之所許今則留之古之所不及今則谟之何相戾也且位尊而年至者雖有留之之文彼獨不因今之書攷古之制少動其心

而自為去就乎聽固不可留則不勝其留朝廷必思有以處之矣若夫卿監而下倘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年至則去矣其留者頑鈍無恥集詬亡節之徒貪祿州縣而不恤者也夫使懷才抱藝稍知自好者去則孰與共我王事而頑鈍集詬亡節者留則冗濫猶未可抑而廉恥滋不立矣諸君以為如之何則可

文忠集卷十三

文忠集卷十四　省齋文藁十四

宋　周必大　撰

題跋一

家藏御書

紹興淳熙兩朝内禪詔跋

淳熙十四年臣某誤尸宰事恭奉至尊壽皇聖帝手詔

命令上皇帝參決庶務越明年正月開議事堂傳授之

意昭然會故相陳康伯家繳進紹興内禪御札黙契聖
心密遣中使特以賜臣自是日聞遜位之訓又明年春
遂奉親筆移御重華于是兩朝宸翰東宮謝章皆萃私
室後四年臣假守長沙漕臣何異願得摹本刻石盱江
之麻姑山俾臣記大畧于下臣竊惟孔子大聖人也抱
帝王之學而無其時定書百篇以堯舜二典為之首意
猶未足常以堯曰咨爾舜舜亦以命禹之數語者諷道
之于口諸弟子因記善言遂以為論語末章之冠凡二

十篇所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旨無大于此者向使
夫子遭堯舜之時居禹臯之位奮庸熈載自應見諸行
事豈特載之空言而已臣獨何人黄緣宰輔乃萬世一
遇非大幸與夫奉奎畫于寶儲雖學士大夫有不容見
閟宸文于金匱職在太史乃得窺焉至于藏之人臣之
家不過榮光溢河寶氣騰池孰若傳之副墨刻諸名山
如日麗天萬目咸覩如嶽鎮地永世無窮彼周石鼓秦
嶧山漢燕然唐浯溪尚何足筭他日聖人復起比宋德

于唐虞配斯文于二典其由此也夫

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丞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黄帝廣問為初獻官以御史監察因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華臣謂與唐昭宗瞱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别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當時朝士尚不及知况于後世疑以傳疑將何所取正敢併列之備他日史官之採亦以見臣今得寳藏是書也非偶然也紹興四年十

一月朔旦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周某謹題

高宗皇帝紹興乙丑御筆跋

右紹興十五年四月宰臣以下拜表乞御殿復膳太上皇帝御筆付學士院淳熙五年四月臣偶因入直緒故書而得之敬命工標飾寶藏于字學士臣某謹記

御筆千字文跋

臣以紹興丁丑中詞科今上皇帝在普安邸數對宮僚稱其試程逮庚辰九月召試館職太上皇帝喜所對策諭宰相陳康伯參政朱倬欲除校書郎宰執奏選人只當為正字偶不記前朝李邴等例耳上又宣諭他日當令掌制康伯親為臣言如此未幾自依格改秩而校書丞郎著作員缺進擬皆不及上雖簡記然非侍從臺諫未嘗親批壬午夏察官陳良祐引執政汪澈薦舉之嫌出為臺郎五月御筆除臣監察御史尋缺諫官同僚謂

臣必選臣測聖意不在此果就下用袁孚為正言今上
受禪累月遂擢左史兼外制此則兩宮本指也後十七
年叨貳大政表謝太上云鑾坡召試金口褒揚許以能
文欲其掌制乏援助廟堂之上甘滯留館閣之中會臺
察之虛員簡宸衷而親擢皆紀實也暨入謝德壽殿太
上盡記本末面賜御書千字文一軸前者執政罕嘗得
此退而伏讀太上御製翰墨志云智永禪師逸少七代
孫克嗣家法居永興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

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字文藏之今觀宸奎所臨疑是此本然淵民旦之外又缺才字按米芾云吴邦滕元發家藏辯才弟子所書併缺永字以尊智永茲拜賜書却有永字而無才字豈非辯才門人别本與謹刻于石歷叙遭遇之由以示後世淳熙七年七月日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滎陽郡侯臣周某恭題













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

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摹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遺百執事臣某時為太學錄謹受而藏之

孝宗皇帝撰國書御筆跋

乾道六年冬詔差趙雄趙伯驌充金國賀生辰使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直玉堂內侍霍汝弼持御筆來令例外撰國書二鼓進入二十七日得旨來蚤對二十八日早

自東華門行修廊屈曲過小閣兩重皆垂畫簾復轉一
小閣前臨清池中有假山上坐机子再拜起訖蒙獎諭
云前日朕未曾宣諭卿以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
事可謂大才袖出范成大所攜金主回書云九月日叔
大金皇帝致書于姪宋皇帝和約甫成界河山而如舊
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
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還即候刻期
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于行途抑聞附請之

辭欲變授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
如顧信誓之堅安在事當審慮邦可孚休方屆霜嚴善
綏福履今因資正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
不宣捧讀數過奏云臣初不知彼專說陵寢刻期候報
令止及受書竊恐未安上曰難為辭奏云以太上皇高
年未敢還奏答之如何上不以為然又奏容臣别作意
度來日擬進退詣都堂上已批降前槀付二府矣于是
改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于

舍館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輒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詎敢先期而獨請載披諄諭之旨詳及授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悃詞尚冀允從式符企望令賀生辰國信使副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使趙伯驌行謹再拜奉書不宣二十九日錄進三十日宿衛加上德壽宮尊號册寶于麗正門待漏院宰執在皇城司招往諭旨令削去陵寢衣冠一聯雖具言其不可弗聽也七年正月十二日雄等

出門十七日丞相忽召至都堂云金果移文問二事曷為無報甚悔不用前説答云幸彼問差蚤度尚可及宜亟易書馳遣而檄對竟云所問已有書附賀生辰使者矣仍當録本付雄毋如慶歴中不使富弼知書意也二府大以為然奏行之追及雄等于盱眙金自此亦無辭

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

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通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鑠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後省官禮官會議下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文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麻不同可以為則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侍講遍宿蒼黃而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某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三

鼓進草又擬格式一通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
盛典號為稀濶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
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秘書少監兼權學
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王炎除樞密使御筆跋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國忌假薄莫快行忽宣鑠既
至院御藥甘澤齎御札來除王炎為樞密使依舊宣撫
又出方寸紙載如將帥足財用及招軍買馬等事傳旨

云晚不及召對令諭褒用炎之意澤退吏忽忽擬熟狀進入徐念向來未有中大夫爲樞密使者别具奏乞轉大中奉御批依不然遂失故事矣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權吏部侍郎王之奇爲大議除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允文欲進雜學士上擬太超躐此月十三日乃先除之奇侍郎上猶難之嘗令學士院取侍從入蜀例俱無以對暨宣炎制宰相以下皆莫測云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

兼實錄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改左右丞相御筆并御批詔草録跋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臣適備數史院與聞其議右揆虞允文深不以為然嘗語客云既易履為靴又改相名與金奚辨有司知其意亦頗遲遲但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八年正月己卯上忽遣中使王某至臣私第傳旨問緩故回奏云昨日上尚書矣允文

始以進呈二月癸卯御筆令草詔登時封入廹遽殊不工尋奉御批依即寫大本請寶乙已御前誤用答臣僚辭免不允詔例復付學士院亟具奏繳進乞降付中書門下省後五日遂鎖院拜二相詳見御拜相筆跋上初留乾道新書未頒欲俟改丞相修入雜壓允文雖之聞上嘗遣人諭以毋阻遏此事葢自左揆陳俊卿去國允文獨相久之言恢復寖不騐且以專政稍失衆心或謂上欲進梁克家故為是舉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臣周某謹記

虞允文梁克家拜相御筆跋

乾道八年二月庚戌從駕過德壽宫既歸得旨申時赴東華門祗候宣引至則聞有内晏或云恐改日然不敢退酉後忽引入選德殿起居畢上出親札一幅諭以拜二相奏云命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令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大臣同心輔政革茍且之弊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只三官又請訓戒大指

上再三曰褒之而已前設小案仲紙其上壓以牙尺漆匣盛小歙硯玉格置筆兩枝墨一笏疑便坐所御者遂鞠躬除目進呈奏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令樞密亦非古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别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上曰卿自契勘又及左右相序位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賜坐奏問賀正使回敵中無他否上曰無事但聞築黄河堤耳逮閤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彦直同自複道入學士院已秉燭矣舊例草

后妃宰相制皆有錫賚紹興以來就賜御前所用金硯匣硯格鎮紙糊筒粘板等後既不設此乃謂打造不及金百兩代之殆減半也凡鎻院若中書進熟狀則隨事云鎻某日欲晡快行數十輩絡繹宣當直官遇大除拜臨時特旨宣召上帽帶御別殿面命之俗呼鎻小殿子今日上特秘其事不用宣鎻之制院吏侵夜闗閤門移御史臺報百官聽麻雖虞允文亦謂用新制改官名爾明日雙制出始大駭且疑學士多轉梁克家一官為有

所抑揚云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臣周某謹記

幸學詔御筆跋

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言也後四字毋固毋我也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臣周某謹記

御書白居易詩跋

右唐白居易太和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賦飽食

閑坐詩一首淳熙五年皇帝親御翰墨下臣拜受而寳藏之謹按居易先以長慶二年過漢江賦詩云秋水淅紅稻朝烟烹白魚今復云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葢于一飲食間㸃寓忠愛不忘君之意所謂造次必於是者時文宗雖恭儉儒雅而中人之禍已萌其云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賢良殆譏不能用劉蕡也又云堯舜求理切夔龍啟沃忙言上雖鋭意於治而王涯輩為相非徒無益也又云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遑指李訓鄭注等

也明年而甘露之亂果作居易其知幾乎生雖不逢其時孰知三百餘載之後乃遭遇聖明發揮其語光榮多矣臣叨陪近侍獲此宸奎敬題卷末以示來裔翰林學士臣周某謹記

後七年當淳熙乙巳歲四月戊辰某稽首重觀于西府

御書蘇軾和唐人惠山泉詩跋

右蘇軾元豐二年自徐州移守湖州道由惠山和唐人三詩皇帝書其首篇臣敬寶藏之淳熙七年四月一日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承旨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

同修國史臣周某謹記

御筆掌記跋

上勤勞萬幾每臨朝以方寸紙作掌記徽偃兩旁而中

摺之置在御手若内殿則留香案上三省密院各奏事

畢即視所記一一宣諭乃收之率以為常淳熙十一年

八月七日後殿坐親以此紙授臣蓋記陳有功顓大舉

趙善誦三人姓名字畫頗類御筆以小楷不能深辨玉

音云此是去年臣僚薦可為奉使接送伴副使者卿選擇誰可又問劉端仁姜特立如何臣奏皆其選也退而寶藏于家樞密使臣周某謹記

光宗皇帝東宫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宫講畢袖出御製新秋雨過書懐詩一篇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蔀室垂索斐句輒附于後周某恭題

孝宗皇帝御批請奏題跋

御批辭免兵部侍郎不允奏䟦

右辭免兵部侍郎奏其云灼見肺腑益聖語也御批降詔不允翰林學士王淮撰文正本藏篋中别令書待詔鄭漢卿録于後寫奏者待詔睢榮祖淳煕二年閏九月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侍講不允奏䟦

右手書辭免兼侍講奏內批降詔不允權中書舍人程大昌視草既以真本藏制書篋中復令學士院待詔鄭

漢卿録本于此淳熙二年閏九月十五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兼太子詹事降詔不允奏䟦

淳熙二年秋太子詹事沈樞罷王淮尋入西府衆謂吏部侍郎趙粹中舊為宫僚兼權中書舍人程大昌乃恭邸講讀官宜在此選而臣猥以小司馬蒙恩承乏亟具奏控免其云英望舊僚實指二人上親批降詔不允四字時翰苑無他官例下西掖視草于是大昌用綺里事對李勣相酬答也原詔實藏篋中别令待詔鄭漢卿録

本附辭免之後其奏亦院吏閻端朝所書敬加標飾傳示子孫十一月旦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太上日歷轉官不允奏跋淳熙三年

右辭免經修太上日歷轉官奏內批降詔不允詔文權直學士院程叔達撰既藏正本復令待詔錢滋别録于此寫奏者筆吏吴旼也三月二十七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內翰不允并詔書跋淳熙四年

右辭免內翰奏上親批降詔不允詔書程叔達撰文并以謝宣召表槀附其後六月既望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五月請對丐外上恩不允閏六月繼請又不允會諫議大夫謝廓然乞令朝士久次者聽更迭補于是吏部尚書韓元吉侍郎李椿相繼得請或謂臣汙朝最久廓然未必不相及既袖札子面奏即蒙宣諭云無人諧卿元吉以老李椿以病乃許其去卿何預此況諫

疏亦非謂侍從也卿奏便批降詔不允毋得再請其餘
獎勞之語不復具載敬以御筆及中書舍人王希吕所
草詔書軸藏于家九月三日臣某謹記

内批辭辛秘書省轉官不允奏併詔書跋

右淳熙五年九月同史院程大昌等四人辭免車駕幸
秘書省轉官奏内批詔不允陳騤以官品未至直批
不允而已時翰苑無他官例付中書後省于是權舍人
鄭丙實視詔草臣既寳藏而軸之命院録批語咨報三

省札下臣駿臣煇俾有所祓受蓋一時綿蕝也十月旦一

記

內批辭免春官翰苑不允奏并詔書跋

右辭免春卿兼翰苑奏內批降詔不允院官崔敦詩視草十二月六日

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詔書跋

淳熙五年冬臣為學士一年有半矣數求去未遂曾覿

韓彥古輩間言日聞因答北使加會慶節國書曲意指

摘適殿帥王友直捉軍大㨯密疏其事貴近滋不悅孤蹤益危亟援楊億隣壞事引咎丐祠而上恩過厚保全甚力御筆塗去說改國書等六十餘字親批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他侍從殆無此禮以是不敢復言旋被獎擢進位宗伯視草如故益異數也今以宸翰同崔敦詩所撰詔書共為一軸而藏曲折于後十二月七日臣某謹記

內批辭免經修乾道日歷轉官不允奏跋

右辭免經修聖上日歷轉官不允詔權直院崔敦詩撰待詔王世賢寫其奏乃筆吏曹大亨書淳熙六年四月五日臣謹記

內批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轉官奏跋

右辭免東宮講禮記徹章奏內批降詔不允令以權直院崔敦詩所作詔草附其後使子孫識玉堂詞頭之一具寫奏乃筆吏俞允迪也淳熙六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内批辭免吏部尚書兼學士承旨兩奏跋

右淳熙六年冬辭免吏部尚書者一辭免兼學士承旨者再兩奏内批降詔不允其詔并崔敦詩草各附真本于後上批第三奏云朕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經付三省亦録堂帖于此明年二月手奏乞依舊分日内直上親批十一字令共為一軸寶藏之三月旦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并詔書跋

淳熙六年九月宗祀禮成即請對丙祠上頗露大用之意親批降詔不允四字詔中書舍人鄭丙撰待詔睢榮祖寫中外不相悅者故漏密旨而誦言之是冬遂徙吏部尚書明年夏擢參大政權要近習絶無知者葢上察其奸也第二奏又有御批十二字乃取諸省中附卷末七年六月一日臣某謹記

御批辭免吏尚兼承旨等奏䟦

淳熙五年五月四日對清華閣丙外上曰内翰未可闕

方將擢用宜薦卿監郎官能文者相代且令撰選德殿記至閏六月記成十四日進呈于倚桂闕上再三稱善遂出求去劄子上曰屢令卿薦一兩人能文者此亦何嫌尋御筆降詔不允詔中書舍人陳騤撰待詔王世賢寫是月末偶吐痢交作又徼聞言官謝廓然相忌七月二日復入奏申前請上又親批十二字付外後二年入中書得以寀底附卷尾非特寶藏宸奎亦使子孫知恩遇優渥如此相勉圖報云七年六月十日臣某謹記

御批丐祠不允兩奏跋

淳熈七年四月臣以病求去上親批降詔不允視草者學士院官趙彦中也既拜賜復具奏申前上又批朕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奏下三省中書批旨謄本丞相趙雄參知政事錢良臣押字于歲月之下用中書省印舍人鄭丙押其背録以黄紙用門下省印謂之録黄宰執給舍皆僉名然後送尚書省出札子其次序如此後一月臣蒙被恩擢參豫政機既取原奏于翰苑附以

詔書又取第二奏及底本于中書聯爲一軸非特寶藏
宸奎亦使子孫識省中文移之大畧云六月二十有五
日臣某謹記

淳熙癸卯生日御筆跋

右淳熙癸卯受生日牲餼文書一軸首以宸翰而詔書
次之趙彥中草賜目又次之用錫賜之寶併録謝表于後例以生日五更
投進先是夏旱七月十一日侍講李燾進故事乞避殿損
膳求直言十二日上諭三省令降旨如故事丞相奏恐

合降詔臣等亦欲待罪郊外上令召學士院官趙彥中草詔仍許侍從等實封言事十三日四鼓宰執分詣天地社稷宮觀禱雨禮畢赴後殿起居從駕過德壽宮回並出浙江亭有項中使宣押歸第次日歇泊不坐例入局治事私念于理未安約丞相再奏乞罷黜而賤生之日適在既望當賜牲餼方此引愆亦難下拜乃别入奏控免仍報天章閣勿排辦十四日中使復宣押入堂具御批十六字于免奏之後于是天章閣奏審依式前一

日賜令已日晚上令就來早十五日辰時内侍鄭懐持
詔來蓋新儀也既拜賜于階下與懐同升廳搢笏拱讀
詔書及賜目訖就坐茶湯如常送懐錢十五千從人三
千（取旨乃受）本閣使臣厍子快行各支錢酒有差翰苑舊例
操生日詔止畫進呈之日往往與文不相應昨自蒙恩
直院即奏云詔雖前期進草其畫日欲隨生日得旨從
之遂為定例因詳載于此臣周必大謹記

文忠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時和

文忠集卷十五　省齋文藁十五

宋　周必大　撰

題跋二

家藏法帖書畫碑刻

題後省封事看詳

紹興壬午秋上新即位詔求直言四方封事沓至或留中或付後省看詳時中書舍人劉珙出使某與給事中

金安節舍人唐文若書晝夜分閲次第上三省而省吏以遂房事有所主互相避免不即以聞九月有溫州潘生投匭言前所上書有司不為施行御筆督責甚峻是月十八日也翌日某約安節文若攜此藁就漏舍白執政欲少道蔽抑之罪執政遂袖至榻前某是日立左螭望見御手開閱數四天顔甚悅退朝赴講筵安節留身頓首謝上曰早來執政已詳言非卿等過也後三年歲在乙酉繙故書見此敬題其後而不敢毁所以尊御筆也

五月一日 澹生 恐名 天覺者

題夜光集

予以丁丑拜命分教金陵庚辰春入官學省凡三年間書啟往復與夫士友相遺者皆聚此編示不敢忽也

題秦少游瑶池宴

少游所書瑶池宴蘇易簡詞也事載冷齋夜話湘中野錄止有數句恐與此不同 乾道辛卯九月十七日周某子充題後四年令工鄭源重裝時再掌內制故用翰苑印識之淳熈乙

未十月旦某謹記

跋詛楚文

右詛楚文待制董公守邠日辨證刻石先公時為州學教授實為書丹後四十年得副墨于董公之子發令又十年矣按此文六一先生集古録趙氏金石録方氏泊宅編皆為之説而嚴陵延平各有别本今特以先公手澤在焉故重刻之葢為家塾之寶也淳熈元年甲午七月十九日嗣子某謹題

家塾所藏六一先生墨蹟跋十首

試筆

世傳文忠公試筆自説硯而下凡數十紙有元祐四年九月東坡蘇公跋此最後數紙也初藏劉氏後歸王晉卿今復還歐陽氏餘不知何之矣公薨于熈寧五年距元豐屬邇其遺墨已為諸公珍愛如此況百世之下乎淳熈甲午十月二十八日某書

唐贊草

右藏郡人會昌尉羅良弼家良弼字長卿博雅士

錄徐嶠書

右藏郡人安遠令曽崙家試祭之下尚有孟兼二字餘皆漫滅不知與何人帖也

會食帖

右為帖不竟豈筆誤別書抑意倦遂止也

誨學帖

右因友人胡公武而得之世有歐陽充公別集二十卷

自志學至夢奠詩書雜說之類文集所畧者舉集焉而亦不及此乃知遺書散帙多矣惜哉

小草古詩賦

右藏思仲之子將作監丞當世所或脫字弗補或衍字弗塗或意未愜重書悉仍其舊

臨小草洛神賦

右臨率更所書洛神賦僅存其半某實寶藏之王子敬好寫此賦決非一本此殆率更臨本耶比近世所刊字

畫差瘦小云

家藏小草洛神賦不曾入石

錢穆父謂王子敬草書洛神賦在范堯夫王晉卿范中濟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歐陽文忠公所臨四百八十五字題云歐陽詢書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筆未知孰是予不識書特以人之賢而寶藏之耳按歐陽氏家譜文忠葢率更二十代孫是固一家也紙背乃晏元獻行狀當時求銘于公者淳熈二年十月

一日東里周某記

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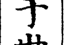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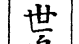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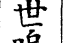
右與伯和家書蓋熙寧四年守蔡時也後兩月而公歸矣今藏玄孫儒林郎儁所

前漢五器銘

六一堂集古錄千卷卷為一通標以緗紙束以縹帶揭帙次于外列名物于首而繫考證于後銜幅皆用名印其精謹如此靖康間公諸孫避難南行不能盡載乃取

遺澤而棄舊刻此五銘者總為一軸首尾獨備又皆前漢昭宣時字畫䟦誤以始元為宣帝年號公得之頗艱愛之甚至且以劉裴手書附其中今併刻之不特使後世識其全編體製抑亦成公遺志也與五鳳黃龍三器字極小甬銘雖大而瘦勁刻銅既不能深歲久印染復黮昧熟視之前銘容十之下但晦斗字與後銘同亦髣髴可辨蓋不必均以四字為行也

總䟦自刻六一帖

歐陽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師表也而翰墨不傳于故鄉非闕典與某不佞好公之書而無聚之之力聞有藏其尺牘斷藁者輒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計則先後莫得而次也昔公為集古録上起周穆下迄五代雖仙釋詭怪平時力闢而不語者茍一字畫可取一事迹可記莫不咸在既軸而藏之又從而發揚之惟恐其泯沒無聞于世嗚呼公之存心可謂仁也已矣老子曰其事好還天殆啟予衷哉不然以公心畫之妙宜治金伐石布

之四方久矣而予何足以與此

題六一先生丁憂居頴帖

右六一先生丁母憂居頴時兩帖故人朱蕪湖似知予方刻先生遺墨持以相寄按蘇子容丞相傳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修以府政委之曰子處事精審一經閲覽修不復省矣則前帖遺藳無疑後帖與知縣寺丞不可考也先生母夫人實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頴西之地未嘗用云淳熙己亥十月十四日

右歐陽文忠公丁母憂居潁時二帖文忠嘗留守南京蘇丞相實為推官予初得前帖固疑遺蘇公者會蘇公曾孫玭相過見而嘆曰吾家青氈耶尚有秋寒帖事詞與此相貫他日并二䟦攜以示予然副墨耳不若予有此真蹟也因録置卷尾以著夫賔主之賢焉樂安者文忠所封郡也後一帖與知縣寺丞不知何意按文忠母夫人歸祔吉州永豐縣瀧岡阡其言潁西地益未嘗用也淳熙七年歳在庚子二月二十四日東里周某題于擕

文堂

先公己亥年既題居頫帖其後庚子歲再得蘇氏秋寒帖副墨并蘇丞相二跋遂改初本方崧卿已刻于六一帖第三卷今以舊槀手澤具在故兩存之綸謹書

題六一先生九帖

右文忠公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

流傳百世耶淳熙辛丑季春五日周某題

題六一先生與王深甫帖

右同年史志道送歐陽公帖一紙深甫必王回也淳熙庚子二月二十九日周某子充

淳熙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覯舊題轉燭八年而史志道墓木已拱太息久之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藁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梁史斷藁九頁其元孫僎欲以相

遺予曰陳遵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弆況文忠翰墨乎雖然在子孫則爲手澤世當寶之他人得傳玩足矣俁曰俁無子群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已揉壞如此終當棄之耳予既悲其言爲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二月五日東里周某書

跋六一先生詩文藁

右六一先生詩文藁二幅其元孫休自四明攜以相遺休尋卧病旅邸予贐之使歸至家而歿此帖遂留予家

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按昭陵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復土時厚陵再屬疾兩宮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録神宗出閣指揮

右兩行原在歐陽詩藁之陰殆中書所録指揮葢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陽郡王改賜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閣正當時事也淳熙乙巳春某謹記

題六一先生家書紙背猪肉帖

右熙寧三年春歐陽文忠公家書一通盖其仲子下第時也前二年公方自亳帥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謂黎君即州學教授公集中嘗贈答三詩者曹不知何人其舊吏或邦人之賢者與紙背乃壽光邑官光頡謝書偶無其姓壽光青屬邑公職帶觀文官為兵書屬吏拴職呼官又不稱在朝前銜當時大率不以為簡也所送纔猪肉斤餘非上丁分胙則例冊如此前雖剪去度不過

尊酒之類豈敢如近歲公違甲令上下以貨泉為禮耶以狀易牒蓋自元豐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見司馬氏書儀第一卷注淳熙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東里周某書

題六一先生慰富文忠公書槀

右歐陽公書槀必是與富文忠公者富公以嘉祐六年三月丁憂歐公方為副樞是年閏八月遷參政至明年正月則入東府恰半年與書詞正相應或疑京洛密

邇何為經歲方遣慰蹠蓋仁宗本虛首相起富公公懇辭甚力閏月方許終喪韓忠獻公遂拜昭文而歐公亦遞遷又數月然後發此書爾淳熙戊申三月二十九日某題

題呂吉甫帖

白樂天持心忠厚安肯幸時宰之禍識者讀詩便知真僞不待考歲月先後也呂吉甫幸災乃爾于溫文正公何損直自駡耳其視樂天可分顔跖表而出之使觀者

畧窺其心術淳熈丙申上巳
後七年歲次癸夘十一月太史李仁父見此帖命其子
悳題其後考證極為精詳謂盪公誤國者陳瑩中矯枉
之言也某重題
跋十賢相帖
十賢相帖或手書或口占合為一帙思人愛嘉禾之義
也淳熈三年四月三日重裝
大父秦公考試耀州倡酬詩卷

政和乙未大父知鄜之洛交縣與邵封二公同考貢士于耀州此當時倡酬也二公又與族伯同以大觀三年登第故邵詩及之後十餘年歲在己酉大父既㷀家寓廬陵會金人掠地避難于安福縣楊梅村書篋悉寄王秀才家亂定化為烏有五十年間雖聲迹相邇然不復致詰矣淳熙初某備位于朝王氏子攜之遠來乃泣而識之丁酉中秋日某重裝

淳熙丙午中秋日某再觀于西府王氏子名之紀

題干祿書

予讀開成四年湖州剌史楊漢公跋顔魯公干祿書碑云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姪顒頊牧天台欲移他石貲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憩棠陰得以餘俸成之乃知唐時不敢妄用公錢如此近世若止刊刻文字乃是伯夷公儀休其他以公帑為私帑可勝計哉淳熈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夜偶書

題王荆公家書

右王荆公與和甫二書前一幅嘉祐五年為江東提刑時後一幅當在熈寧末或元豐初也卷首十字乃亡弟子柔遺跡展讀隕涕淳熈七年三月一日周某子充題

題蘇文定公批答二稾

右元祐四年蘇文定公撰丞相已下批章二稾首尾以省覽允許為兩宫之别葢定制也家藏久矣比貳夏官適公曽孫諤為同舍郎出以示之乃謂公孚遲代書熟視信然葢字畫太真謹爾淳熈庚子三月乙亥講筵退

置酒學士院與侍讀史少傅侍講王尚書説書崔著作同觀某題

跋韓魏王與㐌孝肅公帖

右魏忠獻王與㐌孝肅公帖王慶歷八年知定州在鎮五載孝肅皇祐四年方自諫院出為河北都轉運使當是此時也稲子細事省費重農委曲尚爾則凡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者固應不遺餘力檛鼓立祠豈使然哉淳熙八年

題山谷書太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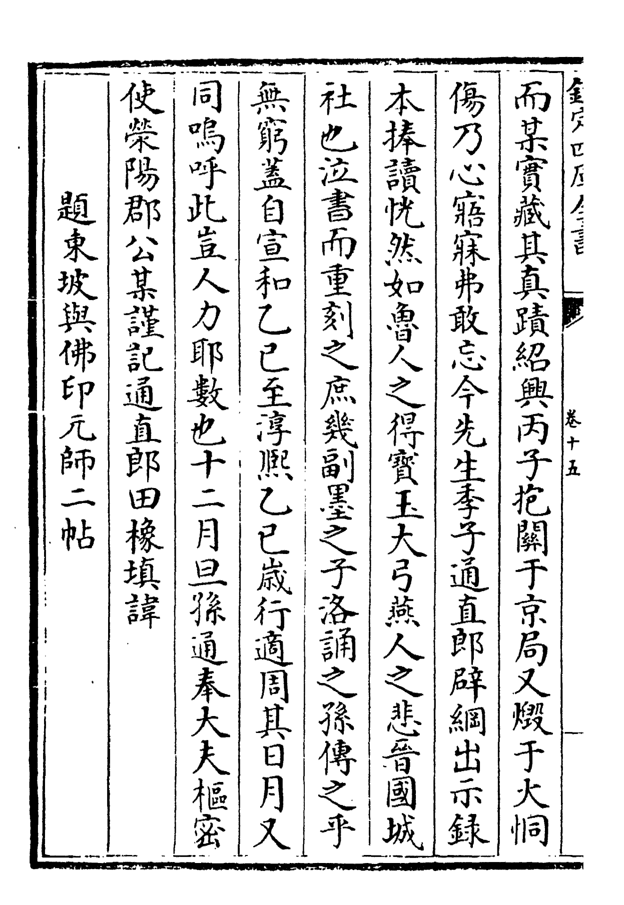
乾道庚寅寓直翰苑嘗録山谷草書李太白詩使開卷者不至惝怳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復題于西府俯仰之間已十五年矣

題山谷書長楊賦

山谷書此賦三十年而曾紆公衮跋其後又五十年而東里周某題于行在所淳熙甲辰十一月十七日

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及竹林泉賦

大父太師與初寮先生同為元符庚辰進士大父任忻
州法曹侍曾大父太傅以行先生調瀛州理掾未赴而
母裴夫人卒其考孝孫宰代州之五臺縣先生端憂侍
傍曾大父游臺回過之先生年纔二十九投贈古賦律
詩各一篇詞氣亹亹乎東坡字畫駸駸乎山谷蓋崇寧
癸未歲也後十有五年而先君莒公以文受先生之知
又七年先生自燕山以檢校少師入為寳籙宫使萬侍
讀時大父倅廬陵始刻斯文于石系以跋語未幾亡之



而某實藏其真蹟紹興丙子抱關于京局又燬于火恫傷乃心寤寐弗敢忘今先生季子通直郎辟綱出示錄本捧讀恍然如魯人之得寶玉大弓燕人之悲晉國城社也泣書而重刻之庶幾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傳之乎無窮蓋自宣和乙巳至淳熙乙巳歲行適周其日月又同嗚呼此豈人力耶數也十二月旦孫通奉大夫樞密使滎陽郡公某謹記通直郎田椽填諱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圜極老僧彦岑年八十坐亡于湖州道場山留手書幷以坡字寄予為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裙相倡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此二帖殆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月十五日某題

題東坡与高無雪二帖

丙午秋有衣冠子持坡帖兩紙從小兒鬻錢以七千官陌得之朝士有秘書監沈虞卿檢正尤延之彈見洽聞

因請題其後

題東坡遠遊菴銘

右吳子野遠遊菴銘廬陵僧智顯頃在廣東得之富胥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實藏數十年淳熈丙午任通州琅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子易錢二十萬為塔費會病愈相訪首舉是説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踐言既歸遂以為寄且謂人多指為贋公能識真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顮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報

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却筆意
妍緊非名手不能爲然後深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
謹記

又跋東坡遠遊銘

潮州刺史毘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
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遊菴銘用龜殻蛤黎事而無其
銘是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真蹟藏老胥家坐事籍
沒遂歸有力者僧智顯又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

病有功宛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于某仍附公長子伯達帖于後令摹寄侯併刻之石使來者得寓目焉亦辟返邯鄲珠還合浦之意也黎梨相近故集韻黧黎通用世俗直以為蜊公引淮南子慮或者弗之察爾紹熙四年正月三日

題東坡元祐手録

前輩云故事勿語子容今事勿語君實蓋二公有所聞必書之册也然當時士大夫疑以傳疑未必皆信後世

以二公名德之重率取法焉記事所由異同也今東坡書子容數說往往與史不合朝廷捕斬李壹乃云為經畧使所誅杜祁公坐蘇埒奏邸獄及與韓范富公厚善小人所擠以慶歷五年正月守兖今乃謂留蔡襄孫甫子容既有是說君實亦筆之記聞近歲李燾作長編又雜取二說不知去年十月襄自緣親老得守福州且是日既同首相章得象簽書矣祁公何懼于執中遽焚聖語也程琳以參貳被譴後歷外任方除使相未嘗正拜

令謂之宰相何耶至如王鞏作甲申録十事九妄吳春卿自汝州辭疾改留臺非因召還也宴殿拊牀何至是哉淳熙十五年四月一日某題

題五代應順年堂臨本

右後唐宰臣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内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待制借本臨之真贗幾不可辨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于衛必以印寶自隨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即位殆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

元清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來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真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之類耳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緑色以獻于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亡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于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

于天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即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皇帝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寳行朝會禮仍降德音于諸道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淳熙丙午四月辛酉致齋龍華寺題

題李西臺和馬侯詩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餘書學廢墜非也時人作字尚不苟特氣體稍卑薾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

今貴之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蹶等淩節豈惟筆法之絶乎此可為善學下惠者道而難與失步邯鄲者論也淳熙丙午七月一日孟享致齋東里周某題

題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畫列帝圖凡十三人嘉祐名勝揚之美褒藏之後入吳幵内翰家吳氏子孫今寓贑貧質諸市過期不能贖予兄子中為守用錢二十萬鬻以相示初展視

斷爛不可觸亟以四萬錢付工李謹葺治乃可觀十三人中惟陳宣帝侍臣兩人從者并執扇各兩人挈輿者四人筆勢尤奇絹亦特敝是閻真蹟無疑餘似經摹傳故稍完好自富韓公而下皆有題識往往鈌落破碎第一跋文雖具而年月姓名俱漫滅賴紹聖間張勱引六一先生戲揚直講詩兩句而印縫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兩印然後知其為褒也古帝王多矣繪事必不止此無乃後人欲獻宮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間得

流傳于世如晉人弔喪問疾帖耶然漢文光武儼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曉豈題者誤耶林叔豹謂孝文廟樂曰昭德頗似遷就或云載記李壽在蜀嘗以漢王僭位改元漢興其死也謚昭文帝廟曰中宗豈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東里周某書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決庶務於議事堂益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題司馬温公書臨本

右温文正公與劉道原手書今藏范夢得曾孫蒙處此

綸所臨也淳熈戊申正月十二日某記

題蘇子美帖臨本

歐陽公銘蘇子美謂喜行狎草書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頗備此體其間峽束巖排之詩既用杜工部句又錄漫興惜花二絕其愛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馬相如慕藺之意乎衢本滄浪集改蕭然作飄然梁寺作蕭寺能驅作聊驅向城市易松門路還自羞易却自羞益加潤色比舊為勝世以前輩真蹟證別本未必盡然也淳熈

十五年三月六日命小子綸臨而藏之

題修禊帖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某題

題聳寒圖

右聳寒圖紹興末在臨安西百官宅傳之陸務觀隆興癸未秋歸廬陵村居戲題二小詩朋友多屬和者已而為人借去不還淳熙己酉復與務觀同朝再傳此本命

小兒錄舊詩於後某題

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絶句

右亡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熙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人劉瀓季章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在焉因併録之

題清虚居士真草四詩

右王鞏定國真草四詩故人瀘帥張悉同山谷先生煮茶賦遠以相示葢與茶賦跋語相連耳紹熙元年三月

十二日某題

題龎莊敏公帖

右龎公與劉冲之帖按冲之以皇祐三年三月自開封除參知政事而龎公是年十月由樞密使拜昭文相五年七月坐趙清貺事為言者所誣罷守鄆州故有同政府行及二年之語紹熙辛亥五月三日某題

文忠集卷十五

文忠集卷十六 省齋文槀十六

宋 周必大 撰

題跋

跋劉仲威蘭亭叙

晉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晉人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于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

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錄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葢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此固右軍期望于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書

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别而字畫徤逸又老坡之苗裔也吾宗德友丈寶其遺墨殆且百紙可謂富矣僕生也後不及從居士游今以德友數十年染指之勤一旦得大嚼焉正使親見楊子雲所獲未必如是之富也欣玩彌日拱揖不暇姑識歲月而歸之紹興戊寅十二月既望

跋宋景文公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殆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

乃工之説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路而述懷感事之作經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論也紹興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外祖母淑國夫人元憲公之孫也家世鼎貴而學道甚切平居遠紛華臨終不怛化某為兒童時所見如此今讀兩公家問其相與論夢幻輕外物至矣乃知淑國淵源葢有所自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跋劉子澄曾祖帖

大中大夫劉斆思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少嘗令桐廬元豐庚申復來守睦歲久事逸而邦人猶能頌其清白董氏圖經實載之紹興壬午其曾孫左迪功郎靖之清之得李尚書公擇帖將刻石烏龍山中公擇仕久且顯其薨也甥黃魯直為裒賻贈所服帶僅能經紀家事平生清白身後益見清白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思父真公擇之友哉是宜特書使來者知為吏之本

柴翼秀才著書求跋語

三衢柴鴻舉著易索隱若干卷芻言四卷可謂勤且博矣夫談禪不必病戒律用兵不必廢行伍講解會粹之學有功于道豈少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鴻舉之志也故為發明之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一日

跋中書舍人趙莊叔字

莊叔書此數語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年四十死

矣或謂養生為無益非也莊叔若不作記天上則當
修文地下耳紹興壬午閏二月二十五日

跋宗室士奎所書周以宗彊賦

漢二獻皆以好書聞故傳國亦皆最久彼其遺子孫者
固有以致之矣今賀王不惟金譜玉局是務而孜孜短
檠佔畢閒無惑乎文章盛于王門而餘澤遠及苗裔也
僕少時應舉覓官乃未嘗手抄一賦見此不覺汗下壬
午十月十四日

跋湖州沈壽岡之祖墓銘後　　錢蒸撰

志墓有美而無箴久矣然東坡謂錢翰林陳義崢嶸不少自貶則其所以稱寺丞其諸異乎人之稱者與隆興元年正月二日

跋平江張漢卿推官華山就隱圖

洞庭楚之巨浸而山乃在震澤中其産橘柚皆足以冠天下世謂地脉潛通宜哉太華之峯有玉井井之蓮十丈自古記之矣今吴郡有華山山有天池池嘗有異蓮

其地脉亦洞庭比與儒者知禹貢職方氏必以斯言為疑安知造物之視方輿直塊土耳况區區秦吳間相去殆不能以寸復何疑哉誰能補圖經之闕願以是告之

隆興元年四月十一日

跋羅良弼家歐陽公唐草贊

長卿好古博雅藏本朝名公帖至數十百紙以邢為首不在此橐乎隆興癸未十二月九日

跋宗室世俫與教授閭邱仲和帖

孝穆公宗室祭酒而敬愛儒者如此子孫其有不樂善者乎一傳為安定郡王表之遂以才名發聞于世令忠訓郎子㠌公之諸孫也醇雅好書驟見之疑其為寒士尚寶此帖籯金可散此不可失也隆興二年五月十一日

跋黄承議宗諤所藏文潞公劉莘老韓師朴諸公題顔魯公懐素書

予往在館閣凡古今法書盡見之而魯公祭濠州刺史

文懷素書皆在焉嘗以告少監刻為中興法帖數十本使學士大夫盡得寓目亦一段奇事諸公雖然予言而未暇也黄君廷老蓄元祐名卿二跋久矣今歸會稽道行闕益以是告有位者乞并刻之殆將補商頌之亡合豐城之劍耶隆興二年五月十七日

跋黄廉夷仲行狀

熙豐元祐人才參辰相避冰炭不相入其或毁譽兩忘者非棲遲下位而不與事則腤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

給事中豫章黄公在熙豐時實任御史將使指在元祐時則掾公府踐禁省出入要劇獨無間言其致此必有道矣昔予外祖安陽王公修泰陵正史閱五年于公列傳或與筆削焉紹興辛巳予攝太史牛馬走訪求故史已亡三篋而新史殊未殺青惟得公行事于新舊實録而參校山谷十詩如金門戰袍之語猶未盡解也奉祠歸廬陵適公之孫季文為郡丞始見山谷所作行狀然後知公所以被遇兩朝始終如一者忘己狥公中立不

倚故也李文謂山谷詩已載集中而行狀止藏于家欲與舊傳并刻非特備史氏他日採擇亦使後生知前輩立朝本末如此予贊曰明著祖烈古人以為崇孝山谷斯文黄氏之鼎銘也可無傳耶李文因請題其後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

跋劉原父貢父家書

前輩日遠公是文集僅有蜀本而公非全書學者或未盡覩況其遺墨尺牘豈易得耶吾友子和子澄公之從

曾孫也樂道嗜學篤行能文寶此數帖非特如鄭公之笏而已要須挺挺有其風烈乃無愧耳惜二先生皆以忠厚爾雅之文雋明邁往之氣事累朝為名臣然不得一直玉堂議者惜之不在其身于二君深有望矣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又跋原父貢父仲馮帖

此墨莊寶章集也更數百年學者讀三劉漢書而思其人或於蛛絲煤尾中覩此帖宜如何愛慕耶隆興二年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同家兄子友子中胡季懷趙從李
觀于永和本覺寺而歸之子澄父

跋蘊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詩

集中觀詩難為詩猶羣姝中觀色難為色也吾友陸務
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蘊黄門詩退取欒城集
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
爐如餓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
温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于此道

真先覺也掖垣故事最重省上及題名禮項予綴蛾眉班後會張夔州真父初拜三省老吏持供職牒請舍人署舍人涉筆從之次則府史以狀交展而已開宴既無近事題名初未具石而憂責叢併唱酬亦廢我思古人豈獨歎其在筆力間哉

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

西樞劉公爲從官時丞相劉忠肅公實在政府觀元祐施設則二公立朝本末蓋可考矣紹聖間忠肅既被晉

昭之誣貶死新州樞公亦坐朋黨謫郴久之會靖國改
元忠肅之子跋始能辨雪父冤卜明年正月以丞相禮
葬公于鄭之須城而樞公來守適在靖國之冬故有春
首襄事旦夕前慰等語未幾國是一變死者奪生者徙
前帖所謂縉紳之禍者猶未已也昔漢末奄官用事欲
掃除善類濁亂帝室以謂人誣以過則辭費而易窮各
議其罪則罰輕而弗徧故創為黨論以網羅之識者所
宜寒心萬世所宜絶口也崇觀用事之臣忍復以姦黨

為名錮人于聖世乎彼徒欲誣害者廣不暇為國計而不思以士大夫竄奄官之緒餘為可重羞也悲夫後六十三年樞公族孫子和子澄攜此帖相過因題其後斯立劉跂字也

跋蕭御史薦宗室世岻奏狀藁 蕭任三宮教授日

某往聞大觀御史蕭公特搢如松筠不以時寀風指輕重詔獄九原雖遠直氣凜然今讀薦宗室孝穆公書又知好賢獎善出于天性要之此公任職居官無不盡其

心非為神羊在首一時以決獄為剛也此槀初藏友人胡季懷家孝穆諸孫從季與季懷遊遂以歸之季懷此心蕭公奬善之心也執柯伐柯從季豈以為遠哉圖為似是而已蕭公諱服字昭甫吉水人隆興乙酉歲旦試

毘陵吳祺筆

跋山谷發願文

此書藏河陽李彥將家豪勁端重所謂入顏揚鴻雁行者今已刻石廬陵郡齋然可傳者位置形勢而已若乃

濃淡鮮妍體備衆妙則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環耳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彦將自贑上來僕具脫粟請少留遂出示此軸獻豚蹄而得未車者耶

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

職方父子廬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壽未百年幾以貨沕予既用萬錢贖得之不敢復置王氏之阡懼再鬻也他日游靖居上方得職方父子像于闍室辟閭遂囑長老法宇表出之而立石于門右使來者得

覽觀焉賢賢善善誰無是心有官君子勿恃強有力而取之乾道乙酉

跋宗室子從藏前輩帖

國朝雍熙中詔改拾遺補闕爲司諫正言然猶沿五季舊制未得守其官但以寄祿往往狀元登第者自匠丞再遷始得之其高選如此否則特勑許赴院供職乃曰諫官至天禧初又詔兩省别置諫官六員明道元年復置諫院然後名正而官備至今守之此帖不知遺何人

計非廷魁即嘗供職諫院者文正公稱為長者必醇正人乾道元年五月一日

故翰林學士錢公希白吳越廢王子也忠懿納土時一門鼎貴希白獨刻志讀書故啟有不求族蔭之語年十七試御前三題立就以輕俊被黜故云妙齡試才中間雖簡在神功章聖之心然欲成就其才每每抑之年三十有二登進士甲科故云晚歲得雋旋以內難解官免喪時當在咸平四年或五年于時呂文穆李文靖向文

簡爲宰相此必三家舊本特不知出于誰氏凡幾易乃至從李爾昔韓退之三書不能動時相而希白一啟遂召試改秩通守蘄春雖曰人主知其姓名且鼎甲格當擢用然列聖抑揚有法大臣薦進無私皆可垂憲萬世予特詳言之亦使從李知公侯子孫自立如此得不見形影而逝也哉

二蘇兄弟行如氷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姦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輒藏弆以爲榮蓋非

特取其華藻也貭翁帖是中年書南至帖疑叔黨輩代作寄米帖淵明詩逌媚秀傑晚年精妙葢如此黄門銘其兄云撫我則兄誨我則師讀戴公詩便知斯言為實録

予頃官秣陵每休沐必出白下過半山上鍾阜訪定林酌八功德水想公跨驢却葢徃來其間與寶覺行詳之徒遊其高風絶韻殆古今宰相所未有自非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不能爾也至于談禪之病則山谷道人甞喻

之龍蛇必有能辨之者

山谷翰墨毀棄于大觀政和間而中興之初搜訪甚急故散在士大夫家者浸少不然此公平生喜為人作字仙去纔數十年未應爾也往聞唐文皇盡收二王真蹟惟不取弔喪問疾者此帖得傳于世亦幾是耶

跋三蘇畫像贊

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瓣香並為文忠

公此圖盛行于廬陵宜也乾道丙戌五月十二日

跋此庵記

韓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書柳子厚乃推尊之謂與易論語合浩初之序左右佩劒令攷二公心跡誰為善學展季者耶侍讀胡公平生未嘗啟梵夾效膜拜戲為證老作此庵記而辭理超詣便得儒釋之妙正使三十年默昭坐破蒲團一萬里行蹈盡草屨恐亦未能到此地位真令代退之也若子厚者風斯在下矣乾道丁亥二

月十一日

題王龜齡石鏡谿詩碑後

予往與龜齡同在道山見其拒佛說過于楊墨及來廬山讀數詩皆食蔬筍帶葛藤韓退之決非大顛所能移道一而已丁亥清明

跋劉季高與溧陽筆工顧綱帖

杼山老人筆精墨妙獨步斯世而顧綱之藝數見褒稱東坡詩中李文政也乾道三年八月辛酉

跋黄魯直所書金剛經

此經最貴徐柳所書今或漫或燔所可致者獨潅溪本但恨傳刻失真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于世故四明别駕陳篆藏而未刻者為其非全書也然經多複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翰墨滿江南康廬又産藥石取諸人而補華黍攻他山而傳副墨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月二十三日敬觀于天池院文殊亭魯直自題卷後云寫到此絹已盡亦可笑然觀已前九分筆弱終不成器可漫留與六郎學書

若凡須續當以鵞溪白絹寫一卷他時寄上某再拜
後又有䟦云得李伯時畫須菩提乃求魯直書經已已
春末
叔和

䟦上藍長老了賢所收張丞相帖

丞相魏公言訂千金義烈之稱二字師號也賢乎不朽矣乾道三十年十一月某日觀扵豫章南浦亭

䟦西山翠巖寺南唐保大中賜僧無殷詔書

李氏世敬沙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刹至于不失舊物如翠巖者鮮矣乾道丁亥十一月十三日同長老子堅觀

跋余安道題名後

上即位首命編類聖政所訪國朝勲臣後將祿之某與吏部侍郎凌公實奉行詔書未及條上會觸罪去今讀故人馮卿跋語及知始興襄公四世孫竟如初詔興滅繼絶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尚有一說宜具為令凡勲賢之後所居州若縣籍其名氏遇三嵗大比而不中選則别攷其德行道藝上之文武隨所肄有司按其家祿仕或闕則官優等者一人于以勸人自力于善毋忝厥祖

亦使赴功趨事之臣欣慕跂及以燕其子孫且于三代貴重世胄之意為粗合某已收朝蹟無由發此議因公聞孫出示手澤為書其後庶幾告有位者議而行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跋王民瞻詩

人年八九十語必諄諄雖衛武公未免蹈此懿戒最詳于二雅是也蘆溪丈人至矣而詩益清壯簡古如揮魯陽之戈日可再中其壽豈易量耶安復隨高坐出示此

篇知予非續貂手苦求跋語為題其後使攜歸為大人賀乾道丁亥正月二十二日

跋孫莘老告身

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莘老僅八十年而曾孫浩鶉衣菜色困于逆旅惟手攜命書數通吾亦白眼覽者類矣既呼匠標飾歸之因為記其歲月後有觀者考前輩立名節之難而思後人持門戶之不易必將有感于斯焉乾道戊子三月告朔

跋斛繼善所藏柳書千文

張長史草書以雄放名而魯公謂其模楷精詳最為真正乃知真生行行生草果有徵也斛使君家藏柳書千文予雖未能必其是否然筆勢雄放而法度精密如造父王良馭八駿駕輕車馳驟萬里其進退曲折未嘗不中規矩豈非書家之傑然者耶亦恐歐虞褚薛未必能辦此耳乾道四年

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介甫及其子滂之漢之

沆之等帖

王公與荆文公同學眉山蘇公同科二公皆弔之以詩其人可知矣敬觀翰墨恨不同時也彦曾嘗從荆公學故手筆數字頗有横風疾雨之勢乾道五年三月

校理公制策登科而官止祠部郎中至延康寶文兄弟乃同時位少常伯典大藩府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諒哉

又跋歐蘇及諸貴公帖

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而兼之實難若歐蘇二先生

所謂毫髪無遺憾者自當行于百世

跋大皋渡永興觀舊碑

王僊諱子繇字大皋事跡著于廬陵玉山名山玉田名材嘉福之觀大皋之渡值夏之市皆是也㕘考碑識同謂飛昇于晉永嘉中而郡人蕭岷葛先生作嘉福觀記云故老相傳僊東漢喬之弟頗疑相去三百餘年特世俗附著之耳予按湘東王古今同姓名録有六王喬其一晉廬陵太守以時與地攷之僊豈太守弟耶而大皋

為渡畧見南史陳紀今俗謂僊擲篙而渡訛曰大篙此又妄之甚也永興距渡里許主者王道貴葺棟宇于廢壞之餘侍讀胡公實紀其成尚有政和舊記頗叙歷代沿革碑漫矣詞僅傳道貴欲併刻之而患文不雅馴或曰無傷也侍讀之文江海也豈必廢濫觴哉道貴因求跋語予嘗自郡城步江東行二里入洞元觀問賜額何時道士出大中祥符中牒視之殆創于南唐國朝之間初亦曰永興治平中方改洞元今攷此記永興得名甚

遠中間蓋移于洞元遂失舊物至大觀始復耶乃併書以遺道貴使為觀門故事且補滇岷之遺意云乾道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跋趙德麟書

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可貴焉德麟既著録于老坡之門子禮復順風于德麟之室而誠父又子禮過庭之佳子弟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詞此字所以傳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跋黄丞相書

相國江夏公與大父同登元符進士第為一世相國猶子遠觀得此帖而伯父轉運公跋其後又為一世今相國之孫仲實仲文復以示某葢黄氏周氏周旋三世矣

使吾二家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世篤契好于文字之間不其休哉乾道己丑九月五日

跋吳説千字文

尚書郎吳傅朋王逢原先生外孫也往見其論唐孫氏書譜自言總角以來徧參博考始悟筋脉相連之理葢與近世不知而作者異矣皇諸孫從季家藏古帖甚富又求千字文于傅朋而刻之非樂善好事安能若此予于書憒然甚闇而季兄子中筆法絶高常問道焉共評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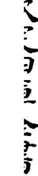
字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也乾道己丑九月

跋張魏公批劉和州事目　庚寅

魏忠獻公克己復禮之學愛人利物之心雖片言隻字亦可想見所謂造次必於是者年家子周某題

跋虞丞相尺牘

陳孟公口占私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鷩韋郇公命侍史荅牋記惟書名若五朶雲時人慕之翰墨之














貴古今一也

跋胡邦衡辭工侍幷御批降詔真本

乾道六年冬澹菴先生胡公正貳冬官具章陳免皇帝親批降詔不允臣某實視草焉明年先生求去甚力進敷文閣直學士奉祠還廬陵敬以宸翰歸之闕

議郎益廬陵名士也其孫忱彥誠登第於元祐六年山谷丁安康憂時適為州掾以世契相善雖薄物細故舉屬之諸帖或字以誠文若元誠者哀悴中

未免遺忘也刻文塚上諒不食言惜乎祥琴御而史獄興雖一莊未荒而三服莫就覽者將歎息於斯焉乾道九年五月癸丑書以遺奉議公四世從孫篆凡二十七帖釐為三軸云

跋張文潛帖

右張文潛右史遺李彥忱十一帖右史以元符末貶監黃復二州酒稅祐陵初政乃起守東魯方黨禁未解時同僚雖鄰不覿右史亦眼高無人也一竟陵令獨相親

如此又得文人之稱彦恍才行可槩見矣乾道九年天中節

跋東坡與趙夢得帖

南海上有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公謫居時肯為致中州家問其賢可知公既大書姓字以為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録陶杜篇什及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詩在其中矣僕生晚不獲從

夢得訪公遺事而識其孫左奉議郎荊寬厚夷雅力學工詞章所至榜書室曰見坡其慕向豈特翰墨而已夢得真有後哉乾道九年六月十九日

題故饒州倅西溪居士蔣謨傳後子獻之

予幼從外家聞丹陽蔣公政和間為中執法有隼擊鳳鳴之稱今觀饒州府君復以十事惓惓納忠乃知臧孫有後于魯管仲世祀于齊非無驗也淳熙元年二月十八日

建炎御筆跋

德壽皇帝中興初肆筆便入神品庭堅書法特筌蹄耳臣宋錢孫之子以遺臣段元愷而元愷以示臣某謹稽首再拜題其後淳熙元年三月既望

跋曾無疑所藏米元章帖

元章初學羅讓書其後超邁入神殆非側勒弩趯策掠墜磔所能束縛也

又跋章友直畫蟲

近世文與可工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為畫章伯益薟同時人也後題無礙居士即米元章元章亦兼嗜書畫有好古之癖使此軸出晉唐間當在巧偷豪奪之數耶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題鄭忠愍公驤遺事

某頃為兒童聞伯父言㪚破關中時得全節之士二人其一即同州鄭使君先大父同年進士也其一蓋陜西轉運副使桑景詢伯父嘗為之屬以是詳知本末始桑

公行部望騎壒薄長安官吏駭散獨旋軫入城陷賊服
向闕再拜訖與一女俱赴井死今鄭公賜謚立廟子孫
祿仕相繼又得當時名人暴揚忠烈定可不朽惟桑公
無子知者甚鮮因附其說于鄭公遺事之後毋獨使其
無傳焉淳熙元年四月四日

跋劉楚公沆拜相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
按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

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詔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録所載不同多為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内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自至和距淳熙改元實百有二十年而歲次俱甲午云七月丙戌朔

跋朱新仲自誌墓

唐杜牧之以詞章名仕至中書舍人嘗典數郡將終自誌其墓近世同鄉朱公一與之同但壽過牧之耳異哉

淳熙己未二月六日舟過豫章公之子輔出示此軸敬題其後

跋蔡敏肅公平戎慶捷詩卷在其元孫西安丞家

熙寧中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裕陵歸功介甫親解玉帶以賜元厚之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蓋謂是也蔡公久為西帥晚預籌帷幄斷章專及舜功殆有微意介甫和篇為推舊伐則公之勞亦不可掩矣淳熙乙未二月辛未

跋吳仁傑所藏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顛蘇人吳君斗南實與之同郡實藏其書固宜然莫子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偉奇紹興間入御府兹豈別本耶淳熙乙未八月旦

跋司馬温公吕申公同除内翰告

神宗皇帝天縱將聖煥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擢司馬文正吕正獻為翰林學士此當時贊書也惟二公道德文學冠映本朝故其進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時力

辭知制詔並改次對入侍帷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並
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撥路同乎終也追觀
前世名公卿同時被遇者固多至于更歷累朝名位均
一如二公則鮮矣今文正曾孫伋正獻曾孫企中適為
司農長貳相與論述先契感嘆不已于是摹綸言刻之
石以某寓直鼇禁俾題其後昔文宗問魏文貞公五世
孫謩曰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
送今司馬氏保有此書過魏氏矣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惟後之人寶圖之淳熙二年九月一日

跋景文公唐史藁

香山詩語平易六一文辭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間觀遺藁則竄定甚多景文之于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此本似定矣然以新史校之亦復不同杜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茲可嘗鼎也自不足累德而上頗有脫簡惜哉淳熙丙午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安程叔達清江蕭燧上饒

楊恂東里周某同觀于東宫直舍

闕

歐陽修云凉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臘日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臣才駑志衰褋被倏汰異時有此闕

臘歲終祭名也于文從月其後乃有從虫者玉篇以為蜜滓二義實相通學者每疑柳文中臘言卮貌字當從虫是殆因古今謂十二月為臘月遂疑其旁從日月之月耳偶讀此詩為之辨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蘇長公黄岡冬至帖妙甚已漸變右軍書矣仲俞仁大

未詳其姓名既云卿思浩然相同此味殆蜀之老成人也復云詩皆簽判南京所作長篇蓋憶在齊州與孔常父游從耳二絶句乃和張厚之厚之樂全之子恕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予閲王荆公帖多矣大抵始稍謹末必縱葢平居好深湛之思孰肯致意于尺牘此又其暮年者尤宜坦率也淳熙八年三月五日

文忠集卷十六